

史記



楚

越

鄭





史記卷第四十

楚世家十

楚鍾惺批評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  
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  
帝嚳命曰祝融其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

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

重黎有功人也誅其工氏特不盡耳帝嚳誅之不疑古軍法之嚴如此然曰不盡者可以誅而不誅之詞也則其意不可知矣

楚世家





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  
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  
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  
姓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  
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  
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  
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凡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  
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

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  
熊繹於楚蠻封以芊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楚  
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  
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  
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爲後熊揚生熊渠  
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  
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  
揚粵之庸器見于○此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亦、是、好、漢、不與中國之號  
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

史記  
楚世家



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爲熊毋康毋康蚤歿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狗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弟爭立仲雪歿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

弟季狗立是爲熊狗熊狗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狗卒子熊罾立熊罾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是爲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



從古未有中國  
騷事而戎能生  
心者

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敵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二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賁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強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是爲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爲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卽位布德施



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  
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  
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  
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  
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非伐許  
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  
滅英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  
曰召我我將好往襄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  
公巴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

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剗死二  
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  
而厚送之於秦二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  
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敗穀置齊桓公子雍焉  
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爲士大夫滅夔夔  
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夏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救  
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  
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  
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



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士。子士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蠱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紂太子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

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炊，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與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四年，滅六蓼。六蓼，皐陶之後。八年，伐陳。十三年，卒。子莊王偁立。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皐，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



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莊王夫志有作用人也

位三年淫樂自勝被伍舉看破只得說出非因舉之言而始悟也雄謀隱衷千古讀書人容易

購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

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

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

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

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

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

之。喙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

乎。晉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靈桀有亂德鼎遷於

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

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晉成王定鼎于

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

相若敖氏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

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



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卽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血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不

忘厲宣桓武。不絕其社稷。使敗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衛。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



晉伐鄭鄭告急其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其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爲邲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皙弃疾邲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爲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爲後對曰寡大夫

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爲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晉夏啓有釣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巳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爲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



爲太室之盟。戊翟叛之。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其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弃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士人實之。八年。使公子弃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弃疾定蔡。因爲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

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爲分。其子我乎。析父對曰。其子若上哉。晉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華露藍萋。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若王將惟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晉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子。今我求之。其子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羨賦。皆



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一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于申修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爲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爲吳間使矯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弃疾與盟于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爲王公子子皙爲令尹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

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下不用其計懼俱歿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偻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



故銷人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銷人又歿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弗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歿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歿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王

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弃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弃疾卽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



修政教，是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平王謂觀從  
恣爾所欲，欲與十共。王嘗之，初，其王有寵子五  
人，無適立。乃擊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  
陰與巴姬埋璧于室，內召五公子齋而入。康王  
跨之，靈王則加之。子比子皆皆遠之。平王幼抱  
而入，再拜壓紉。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  
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皆不得  
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弃疾，後立爲平  
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

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  
相求，如市賈焉，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  
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  
也；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  
德，五也。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  
者，可謂無人矣。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釁而  
動，可謂無謀矣。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矣。亡無愛  
徵，可謂無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難以弑  
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方城



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有莒、衛以爲外主，有高國以爲內主。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晉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

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筭焉。季立者，弃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取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



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嘗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疎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變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弗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䟽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

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死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



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歸處。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伍奢。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甚。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如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悉滅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

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郤宛、宛之宗姬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二公子奔楚楚封之以



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  
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子常冬吳王闔閭伍子胥  
伯嚭與唐蔡俱謀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  
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  
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  
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巳卯昭王出奔庚  
辰吳人入郢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  
也射傷王王走鄭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  
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

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卽進擊隨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  
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  
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  
曰昭王亡不在隨莫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  
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以  
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  
年六月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  
敗乃亡歸自立爲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



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爲堂谿氏楚昭王滅唐九月歸入鄧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鄧非徙都郢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滅胡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歿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春秋時伍胥入吳楚始困至越射闔廬吳乃怨越而不西伐楚吳越相敵楚以其間自振而楚之得由春秋而戰國稱七雄者其機緣關目全在于此二十七年春吳代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

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白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第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第公子閭五讓乃後許



爲王將戰庚寅昭王卒于軍中子闕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爲

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



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  
簡王元年非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  
子始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  
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  
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四年楚伐周鄭殺子  
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  
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  
肅王滅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爲  
扞關以距之十年魏取我增陽十一年肅王卒

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爲宣王宣王六年周天  
子賀秦獻王秦始皇復疆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  
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  
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  
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常君父田嬰欺楚楚  
威王伐齊敗之于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  
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  
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用  
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



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遂嬰子，嬰子遂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陜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

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豈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徧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君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無是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



史記 卷四十一 蘇秦列傳  
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成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之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齊兵而去。燕歸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蘇秦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

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關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關之廝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



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爭。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

吾絕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軌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命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



秦發兵而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首十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孫、百里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于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于鄧，楚聞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

姬剪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

商與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而自謝，楚不

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

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

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

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

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

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

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



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

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攻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于張儀，亡地漢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群臣群臣或言



齊  
和秦或曰聽齊昭雖曰王雖取地於越不足  
以刷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  
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之楚楚是則王得韓  
魏之重以求地矣秦陵韓直攻而韓猶復事秦  
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  
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  
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有韓者  
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  
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

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  
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樛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  
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樛里子必  
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  
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  
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  
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  
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  
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



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從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

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雅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



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  
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坐黔中之郡楚王欲  
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許我而又彊要我  
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  
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  
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  
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  
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  
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

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  
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  
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  
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  
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齊曰賴  
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  
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  
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  
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



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王父在代其子惠王初  
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  
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  
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  
戚諸侯由是不負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  
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  
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  
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  
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

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十四年楚頃襄  
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  
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  
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  
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  
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罃小矢之發也何  
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  
非直此也晉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  
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



費郟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  
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  
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  
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  
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  
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  
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奔。而大  
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  
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飲馬西河。

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  
不厭。則出寶弓。磨新繳。射囑烏於東海。還蓋長  
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滸丘。夜加卽墨。願據  
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  
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而可  
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  
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  
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  
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願病。則秦



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蔡新繳，涉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游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磨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容歿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

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輪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



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臣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

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



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非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平縣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

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



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

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弃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世家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父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平允常，允常之時，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至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



衣子立三月餘衣士感兄負芻之徒裝殺家  
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質芻元年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  
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  
翦破我軍於蕢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  
再攻圍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  
出也不對與義表以屬豈變對秦女其平游幾  
支之來熱天可笑辭計之不詳悲夫幾之於人

史記卷第四十一

楚 鍾惺 批評

越世家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  
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  
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  
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  
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  
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

越與吳同始終

使、人、主、此、亦、



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代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

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倍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



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詔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齊小白，韓荝，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爲福。

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瞻，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



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  
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  
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力德少而功多  
必淫得自給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  
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  
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  
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  
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  
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

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  
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  
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下其事請貸  
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  
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  
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  
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  
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  
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



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鏃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非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盡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

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輒銳盡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



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  
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  
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  
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  
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  
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  
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  
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  
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

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  
甬東若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  
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  
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  
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  
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  
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

勾踐起小國窮而滅一國吳此數處者其勢非  
越之所得獨有非越之所得獨有而因以與人  
不待人請之自作恩威占一先著蓋同一與地  
也自人請之則我畏人我先與之則人德我取



舍西應之妙固  
范蠡華作用也

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

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

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

頸烏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安樂。子何不去

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

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

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

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

壽卒，子土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

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王無疆時，越興

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滅土之時，

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

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

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

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

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于覆軍殺將，馬汗之力

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于晉者，

不至頻刃接兵，而泥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



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舊地，以聚常郊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郟，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

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讐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

史記 卷四十一 越世家 大梁堂



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非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土，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非渡兵於淮

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處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

○於○於○之○言○



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

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歿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歿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遺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第有少第，即費財也。罪，大人不遺，乃遺少第，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遺少子，未必能生，寧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遺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

史記  
卷四  
越世家



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齋數百金至

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

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日可疾去矣慎毋留

留以其私齋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

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

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

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此

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

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

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日今爲奈何

莊生日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

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

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

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

爲赦第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爲也

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

也初爲事第第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

也初爲事第第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

也初爲事第第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

也初爲事第第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



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歎。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不是言使莊生長者以通家年小見過正當憐之始終周全其解紛之作不取之義不必見諒於賈豎之長男何患不結信於知己

重弃財今俗富人所謂解家主也而其害至于殺其弟蘇子瞻嘗謂子弟不才亦有用途從此若出

之失。公乃輕輕一念必欲殺一朋友之子。以自明其不取金。小人哉。莊生自其恐而狹也。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蓋為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第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



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

陶。故世傳曰陶朱公。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財者少子也。

則中子生而千金固在用。長男則虛費私齋之

金而無益。中子之死。故古今事無大小。其成敗

只在明取舍。明取舍只在知人。越滅吳。定霸。得

方在一范蠡。史遷以活中子一事為越世家終

局。舉此以見蠡之用財用人所以事

越之道。不出于此。此文字映帶妙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州。定九州。至于今

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

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

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

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楚鍾惺批評

鄭世家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

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

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武。周民皆說。河

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

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

曰。周之將亡也。天下皆叛。而鄭桓公獨存。桓公

曰。天下皆叛。而鄭桓公獨存。桓公曰。天下皆叛。而鄭桓公獨存。



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能明財者少子也

則中于生而千金則在用長男則

金而無益中子之死故古今事無夫小其成

以在明財取舍明取舍只在知人

局舉此以見善之用財用人所以事

適之遠不出于此此文字雖潘姓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州定九州至于今

諸夏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非

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

矣世引書其世世流其賜野平遷皆有榮名名無

史記卷第四十二

楚 鍾惺 批評

鄭世家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

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

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

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

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

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歟乎以桓公之賢大不言伯小不言強而急急

史記 鄭世家



乎逃死之不得何其言之太甚而不祥耶及夫  
戎之弊桓公不免秦非子亦與焉逃歟之難如  
此不生亂世不知主夫夫願天下太平不獨為  
國正以為身彼小人樂禍不知逃歟之難故也  
太史伯對曰獨維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  
何以對曰地近虢郟虢郟之君貪而好利百姓  
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  
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郟之  
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  
管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末  
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

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  
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  
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  
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  
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  
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  
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虢郟果  
獻十邑竟國之

太史伯何人一部春秋戰國全  
局從數百年前掌上畫定如數  
一二理乎數乎時乎生亂世  
有此識鑒乃可藏身退步  
二歲犬戎殺幽王



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

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穎誓言曰不至黃泉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慈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



一本有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  
之文

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枋許田。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

○莊公

忽，其弟突、次第子亹也。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爲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



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己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

聽，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爲君。是爲子亶也。無謚。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



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亶第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是歲齊襄公使該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歿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南瑕夢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

一君而立一君雖有德於人亦疑之此魯豎牛晉里克秦三父輩之所以死也意在樹德於人以自爲利而先處一死地欲勿處死地慎勿爲德我者所疑

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歿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南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溫立弟頹爲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



七年春鄭厲公與弼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躋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夢天與之蘭曰余爲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爲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艸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二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第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

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秋鄭人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獮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獮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



史記卷四十三  
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  
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  
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  
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  
罪蚤歿公怒泐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  
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  
求入鄭爲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爲僇鄭文公  
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  
不聽臣晉卒爲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歿而

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  
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  
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  
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  
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  
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歿餘庶子無如蘭賢  
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  
立子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  
子蘭立是爲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



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汧。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鼈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

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他日指動必食異物及人。」見靈公進鼈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



史記 卷四十一 鄭世家  
以爲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

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率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欲發兵救



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墮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

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無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悼公元年鄆公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爲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



於楚執之使樂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昔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其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悼立是爲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

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其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



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亂政者，後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

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稷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駘能



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國  
之汾川沈烈虜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川而滅  
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  
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禁之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禁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  
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爲  
之禮於子產子產詳二神所出至辨至核今其  
曾中器然而後乃曰然是二者不  
害君身云云前意歸重全在此正欲公之聽於  
人而不聽於神其立言節次甚妙平公君臣直  
以博物一字了之全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  
不達子產之旨矣

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  
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  
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  
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自  
立爲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  
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  
子曰爲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  
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  
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



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  
周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萬立獻公十三年卒  
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  
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  
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  
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  
歿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凡事子產八年晉  
范中行氏及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  
軍於鐵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

陽 韓

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  
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  
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  
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  
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巳立幽公元年韓武子  
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繻公  
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  
伐韓敗韓兵於負黍二十年趙魏列爲諸侯二  
十三年鄭圍韓之陳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



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  
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  
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  
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  
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  
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知荀息身  
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四〇字〇然〇然〇然

史記卷第四十二



